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裴秀

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子大將軍曹爽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坐免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陳留王卽位進封縣侯延熙初遷尚書僕射封濟川侯武帝卽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及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尋爲司空泰始七年卒諡曰元有集三卷

平吳表草

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行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施用

晉書裴秀傳秀薨友人料其書記對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曰上聞

奏事

謹案臺閣統萬機動為法制是日特宜精簡良能日親其職臺

郎皆朝之僑選當之處事宜辨正疑滯也

書鈔六十一

與山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書鈔七十二引王隱晉書

山濤傳云為冀州刺史秀

與濤書 案彪字疑有誤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魏文顯原初學記皆作論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

掌其職暨漢祖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

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漢氏所畫輿地及括地諸雜

圖各不設分率又不攷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

有羸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

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日清宇宙始于庸蜀采入其岷文皇帝

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  
易征路迂直校檢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  
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  
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曰辨  
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曰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曰定所  
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  
所曰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曰審遠近之差有分  
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  
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曰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  
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必曰此六  
者參而攷之然後遠近之實定于分率彼此之實定于準望徑路  
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  
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

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晉書裴秀傳又藝文類聚六初學記五

裴祇

祇秀從弟仕魏入晉爲御史中丞

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去

耽受性凶頑往因品畧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讎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袒曰下薨亡耽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憂恚荒越遂成狂病前卽檻閉今日喪亡罪匿彰聞穢辱宗冑耽見周親曰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取斷

通典一百一

裴楷

楷字叔則秀從弟文帝爲丞相辟爲掾及改定律令曰爲定科郎武帝爲撫軍曰爲參軍尋爲吏部郎轉中書郎及受禪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

侍中惠帝初轉衛尉遷太子少師坐楊駿免尋封臨海侯轉尚書進中書令加侍中又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元有集二卷

與石崇書

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呂狂藥而反責之禮邪

宋王回蔡謨贊序

裴頠

頠字逸民秀次子咸寧中襲爵鉅鹿郡公太康初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累遷侍中拜尚書加光祿大夫又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誅惠帝反正追諡曰成有集九卷

讓吏部尚書表

臣少無鑒察之譽長無題輿之才

初學記十一

陳刑法過當表

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營。中才之情易撓，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已，然也是已。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尙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型。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已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尙書，始三日，本曹尙書有疾，權令兼出。秦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察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已權兼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遺，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

處呂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呂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  
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呂丘阪存其  
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  
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又聽敎加誣周龍  
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醜然後得免攷之情  
理準之前訓所虛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  
所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  
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  
隔道在重墉之內火卽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已詔旨使問頻  
繁便賣尙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尙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  
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  
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呂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  
禮大臣之體臣愚呂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案



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

晉書  
刑法

志又通典一  
百六十六

辭專任門下事表

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  
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  
豈非尚德之舉呂臻斯美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于近情多任后  
親呂致不靜昔疏廣戒太子呂舅氏爲官屬前世呂爲知禮況朝  
廷何取于外戚正復才均尙當先其疏者呂明至公漢世不用馮  
野王卽其事也

晉書裴  
頊傳

上疏言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

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呂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  
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  
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呂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

官爲曹離局陷，紆猶懼此法未足制情。曰：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降，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于求賢，逸于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眾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眾，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棄職，得辭宜罰。曰：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蕢旣數師曠，退而自酌，曰：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于今之宜，選士旣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唯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

原校云：卑作單，蓋治要。原本是單字，單當爲羣。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

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曰詔命數移易爲不安

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晉書治要二十九引  
晉書百官志裴頠曰

命不應數改乃上疏

上疏諫赦

臣聞感神曰政應變曰誠故桑穀之異曰勉己而消漢末屢赦猶

陵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靈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

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我文類聚五十  
二引裴頠集

上言改度量

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

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

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

晉書裴頠傳荀勗修律度量檢衡  
古尺短世所用四分類上言

上言刑法

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

陳所曰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曰宜罰然  
後治道耳原校云治道上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後下收損益莫不

深閉慎密曰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

其忠誠耳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刑法志侍

上言外戚不宜專任

賈模適亡復曰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

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

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曰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

亦不敢聞殊常之詔晉書裴頠傳頠遷尙書左僕射俄復使專任

諫東宮侍從失人

東宮之建曰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賢劭之才

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

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晉書裴頠傳時曰陳準子匡

羣書治要三  
十引晉書

虞濬等周喪嫁娶議

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已爲訓雖父兄爲

主事由已與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

通典六十

荅治禮問天子冠禮

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

弁通典五十六

崇有論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呂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已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已實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

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已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已仁順守已恭儉率已忠信行已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已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學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飭損之善遂闕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已爲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已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于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已爲訓者哉斯乃昏

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微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眾也。是曰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曰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泥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曰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曰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曰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

有所經而云有生于無。曰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曰而然哉。人之旣生，曰保生爲全，全之所階，曰順感爲務。若味道曰虧業，則沈溺之毀興，懷本曰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勅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曰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曰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于旣過，反澄正于曾懷，宜其曰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曰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曰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曰：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曰曰廣衍，眾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曰：眾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曰爲一時口言，有容幸過，咸見命著文，擲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



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于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曰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曰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曰有爲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眾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曰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曰制器曰非器。謂匠非有也。是曰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晉書卷

鳥無胃肺。蛤無五臟。蛭曰空中而生。蠶曰無胃而育也。

藝文類聚

覽八百二十五

貴無論魏志裴潛傳注穎者崇有貴無二論曰輪

辨才論未成而

女史箴

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邪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蘇文類聚十五

裴逸

逸字景聲，頽從父弟，太傅東海王越曰：爲從事中郎，假節監中

外營諸軍事。見魏志裴潛傳注

文身劔銘

器曰利顯，實曰名舉，長劔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蘇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

文身刀銘

良金百煉名工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迴流光靈照在

我皇世戢而不耀

藝文類聚卷六十六  
覽三百四十六

裴希聲

希聲爵里未詳

疑與景聲爲昆弟行姑附題後

侍中嵇侯碑

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于自然而忠孝之道畢矣樸  
散眞離肯生狗利禮法之興于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紹字延  
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  
加曰通明掩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  
視閣晚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于  
蕩陰六軍奔攻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曰杆鋒刃遂殞命于  
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振四海銘曰

二儀肇建君臣攸序義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鏡執  
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背生殉主確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  
王臣憲憲造風在親成孝于敬成忠

藝文類聚  
四十八

石苞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仕魏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徙鄴典農中  
郎將歷東萊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又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  
州諸軍事已平諸葛誕功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尋代王基都  
督揚州諸軍事陳畱王時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晉受禪  
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拜司徒泰始九年卒諡曰武

奏課農桑

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

最然後黜陟焉

晉書石苞傳

功臣配享議

魏代功臣宜歸之陳西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通典五十

議貶庾純

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晉書庾純傳

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曰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曰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曰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沉于合禮典者邪晉書石崇傳

石崇

崇字季倫小名齊奴苞第六子除修武令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曰伐吳功封安陽鄉侯拜黃門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惠帝時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徵爲大司農免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軍事鎮下邳

免尋拜衛尉，坐賈謚，免與歐陽建、潘岳等謀誅趙王倫。事覺，遇害。有集六卷。

思歸歎

并序 案文  
遂作思歸引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年五十，已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于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百木幾于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呂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歎復見牽羸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閒，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于今，故制此曲。此曲有弦無歌，今爲作歌辭，曰：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于絲竹也。

文選

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思填膺。魚鱗灑兮魚鱗翻，澤雉游曩兮戲中園。秋風厲兮鴻燕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

枝疎百草零兮覆畦壟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自愍廓  
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鬱茂兮  
芳草盈玄泉流兮縈丘阜閣館蕭寥兮蔭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  
高歌凌雲兮樂餘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紱兮希彭聃超道  
遙兮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藏文類聚  
二十八

自理表

臣兄統曰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  
曰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詭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  
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踴躍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  
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于投卵自統枉劾曰來臣兄弟不敢  
一言稍自申理戢舌紺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于順旨枯槁于  
逆違誠哉斯言于今信矣是曰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  
含誣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

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  
上報臣卽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  
奏御之日煙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曰統蒙宥恩  
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  
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  
繩不可得也臣曰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曰蒼萬分一月  
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于  
此不媚于宦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  
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

晉書石崇傳

請徵揚州刺史何攀表

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遠人

華陽國志十一

議奏封賞當依準舊事

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



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于班賞行爵優于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于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肝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于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忠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于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賢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尙當依準舊事晉書石崇傳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于惠帝云云弗納

楚妃歎序

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垂名于後唯楚妃焉故歎咏

之初學記

十六

裁文類聚

王明君者本爲王昭君曰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

古明君配馬昔公主嫁烏係令琵琶馬上作樂自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故序之云耳

漢文類聚卷十二  
御覽五百八十三

### 金谷詩序

余曰元康六

水經注  
作七

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

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  
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類  
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日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  
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  
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箏合載車中道路並  
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  
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  
詩篇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  
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

世說品藻篇注水經穀水注文  
選別賦注又蘇岳金谷集詩注

藝文類聚九御覽九百十九又余州門  
部正騎一百五十八引修文殿御覽  
雜果庶乎萬株御覽九百六十四

許巢論

客有問于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實已貴世司馬  
遷曰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曰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  
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  
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日積久而合處過材之位然則稷  
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  
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  
讓曰勵俗崇無爲曰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  
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藝文類聚三十七

奴券

余元康之際出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太粗須與出趣吾車

曰公府當怪吾家曉曉邪中買得一惡牴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匹問謂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牀負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織趙國之編許昌之總沙房之縣作車當取高平茨榆之穀無尾髀體之狀犬良白槐之幅河東茱萸之輞亂櫛桑轅大山桑光長安口口雙入白屋釘鏤巧手出于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槻鳥噪拓桑張金好墨過市數蠶并市豪筆備卽寫書嗥角幘道金案玉梳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口口而歸

七十

奴當種蘿服胡琴不親不疏

御覽九百八十

石璞

璞字玄真苞曾孫沒于胡石勒引爲宗室石虎時累遷侍中拜  
司徒冉閔時遷司空襄國之敗與盧湛等俱遇害

諫石虎作役非時疏

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

十六國春秋二十

石鑿

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  
中丞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  
八爲司隸校尉轉尚書都督隴右諸軍事免後爲鎮南將軍豫  
州刺史免後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監統山陵封  
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卒年八十餘謚曰元

奏舉劉毅爲青州大中正

謹案陳畱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悔位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于舊而遺訓猶存。是曰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曰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竇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曰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曰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曰爲體賢尙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于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案尹所執。非爲情名議于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曰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晉書劉毅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山濤

濤字巨源，河內懷人。魏正始中，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投傳而去。正元初，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王昶驃騎從事中郎。景元初，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歷大將軍從事中郎、行軍司馬。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晉受禪，守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爲冀州刺史，加監遠將軍。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除議郎，拜吏部尚書。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代李膺爲司徒。卒年七十九，諡曰康。有集五卷。

爲子濬九辭召見表



臣二子尪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

晉書山濤傳

表謝久不攝職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已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

塵日月乞如所表旨章典刑

晉書山濤傳濤曰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自哀所

奏尚不自安表謝

表乞骸骨

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旨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開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

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

晉書山濤傳

上疏告退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于聖時迫已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旨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曠暝不能自勵君臣父子

其閒無文是已直陳愚情乞聽所請

晉書山濤傳

啟事

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郗自復有稱臣已爲宜已補東宮舍人已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尚書僕射山濤啟事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測吏部郎已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文

類聚四十八通典二  
十三御覽二百十六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暉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已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已爲宜先用諒謹隨事已聞

清化閣  
帖三

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史曜出處缺散騎侍郎阮咸眞素寡欲淡識清澗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

于時

世說賞譽篇注通典二十三  
帝曰咸賦酒浮虛遂用陸亮

舊選尙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尤者已應雍州久無郎前尙書郎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請已補職不審可復用否

御覽二百十五

荆州宜都有郎王恆之已病出義陽郡鄧遐有才義論者已爲宰士之儔而未滿之年臣已爲宜先用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閒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已肅正左右右衛將軍王濟才高茂美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阻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

不

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

義僉論宜呂為侍中才

百十九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誠

直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百十九

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

晉書稽紹傳

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

世說峻事篇注

詔選祕書丞嵩薦云云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魏志王粲傳注作當成濟者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百三十

太子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祜重德尚義可出入周旋令

太子每觀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又可朝會與聞國議

通典三十一又略

見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尙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

德而已

文選竟陵王行狀注

太子始傅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之官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羊

祜秉德尙義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視儀刑方任雖重比此爲輕

又可朝會與聞國議

北堂書鈔六十五

尙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儀正直可已

整肅朝廷裁制時政

魏文類聚四十八

滿臚職主胡婁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御史中丞才

攸舊人不審可爾不

魏文類聚四十九

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爲大臣欲已

慰後聞之士

魏文類聚四十九

臣昨啟少傅選事羊祜秉德尙義克已復禮又年尙少可久于其

事也

北堂書鈔六十八

中庶子賈模選缺周蔚純粹篤誠宜補

御覽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賈模選缺東宮官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猶宜先德

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惟加所裁

御覽二百四十五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呂濟陰太守劉儼城陽太守石崇參選不

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御覽二百四十五

琅琊王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合奉侍皇太子校德東宮若

兼庶子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眾議咸呂領兵太守荀寓爲之

太子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城陽太守石崇忠

篤

御覽作忠謹

有文武才河東太守焦勝清貞著

御覽作有

信義皆其選也

通典三十御覽二百四十七

中郎衛昱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後坐賣偷石事免官今太子門夫

缺不審可參選不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湛字孝若有盛德而不長治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其可遷此選不御覽二百十五

近啟修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必曰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今散人無依仰又啟今者散職中誠自有入然劉訥才志內外非稱臣曰爲宜蒙此者是已啟及不審固不用不御覽二百四十八

溫令許奇等竝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已勸天下御覽二百六十八

蘇愉忠篤有智意魏志蘇則傳注

楊肇有才能

魏志田原傳注

武韶清白有聲魏志胡質傳注引庚像晉書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寮未甚爲憚坐治政事改尚書

可也。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散騎常侍缺當取有素行者補之。

臣欲以郗生爲溫令。

通典二  
十三

訪聞詭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

通典二  
十三

郗詵才志器局堪爲黃散。

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爲吏部郎。

通典二  
十一

黃門侍郎苟或清和理正勳可觀採真侍衛之美者。

通典二  
十一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爲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王啓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

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尙少者可用不。

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行。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繼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椽樂廣字彥輔司徒椽劉琚字伯瑜王瓚字正長司空椽王正字士則劉澹字初平征西將軍椽諸葛口皆其選也

太尉椽滿奮樂廣司徒椽何勗劉琚司徒椽官粹士正劉澹太尉椽劉遐有才義宰士之雋也

河南尹京輦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李膺杜預王恂雋不疑復今減此者也

遊擊將軍諸葛冲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充州

御覽二百三十九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閒猶宜德健者征北大將軍瓚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軍者不  
平南司馬缺案瑯琊李緝綱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二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遙無事臣以爲略依左遷法隨資財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中通典十九

荅詔問郗詵事  
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

無有他通典一百三

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

通典一百三詔問  
應清議與否清荅

山簡

簡字季倫濤第五子初爲太子舍人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懷帝時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

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尋加督益軍事卒年六十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有集二卷

上懷帝疏

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

才堪任用者皆曰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于朝與眾共之

義也

晉書山簡傳

與王衍書

蔡子尼今之正人

案蔡克字子尼

廬欽

欽字子若范陽涿人魏司空毓子大將軍曹爽辟爲掾舉孝廉除尚書郎爽誅坐免尋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遷琅琊太守太傅宣帝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伏波將軍都督淮北徵拜散騎常侍太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遷平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咸寧四年卒贈衛將軍開府諡曰元有小道若干卷

論徐邈

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曰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曰爲通。自正涼州及還京師，人曰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實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曰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曰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魏志徐邈傳又御覽二百四十五

盧浮

浮字子雲，欽子。仕魏爲太子舍人，曰病疽，截手廢，入晉徵爲國

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

據魏志盧毓傳注引晉諸公贊

相風賦

楚后雜結綠沙礫，厠隋珠。

御覽七十四

盧謚

謚字子諒，欽弟。珽之孫，尙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州

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陷劉粲據晉陽甯爲參軍粲敗劉琨曰  
爲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愨帝末從琨奔段匹磾曰爲幽州別  
駕匹磾敗奔段末波元帝初累徵散騎中書侍郎不得歸末波  
死弟遵代立遵敗爲石虎所得曰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  
中書監虎死從冉閔于襄國永和六年軍敗遇害年六十七有  
雜祭法六卷莊子注若干卷集十卷

感運賦

朱明送夏白藏迎秋微涼漸屆溽暑日收氣儼儼而浸冷霜微微  
而日寒翠葉紛曰朝落朱花慘曰夕捐文類  
聚三

朝霞賦

相神之于瀛洲琅玕之于層城御覽八  
百九

登鄴臺賦

顯陽隗其顛隧文昌鞠而爲墟銅爵隕于臺側洪鐘寢于兩除奚

帝王之靈宇爲狐兔之攸居

藝文類聚六十二

觀獵賦

赤羅巖處玄熊穴蝨食卉飲泉升原降隰

北堂書鈔百五十八

征艱賦

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

水經河五

歷受陽而總轡

水經洞過水注

逕武館之故郭問厥塗之遠近

水經洞過水注

後背洪枋巨堰濠渠高堤

水經洪注

訪梁榆之虛郭弔闕與之舊都

水經清注

菊花賦

何斯草之特璋涉節變而不傷越松柏之寒茂超芝英之冬芳浸

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雲布黃蕊星羅熒明禱粲

菴藹倚那

藝文類聚八十一又初學記二十七引兩條

朝華賦

覽庭隅之嘉木，莫朝華之可玩。俯浸潤之泉壤，仰瞻影于雲漢。

類聚八

十九

當其重陰始祛，微雨新晴，抑曰泥液，暇曰陽精。

何學記二

鸚武賦

有遐方之奇鳥，產瓜州之舊壤。揮綠翰曰運影，啟丹喙曰振響。

類聚九

十一

燕賦

爰集崇宇，依于其榮。布窠巢之列，列孕子之殷。嚶嚶銓先後而均。

哺邁口鳩之能爭，于是族類偕長。雄雌俱逝，頡頏水窟。下上雲際。

嘲晰閉關，倏忽灑敞。來如隼擊，去若鸞趾。斗建午而子指，日在戊。

而後憩。

藝文類聚九十二

蟋蟀賦



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公恂體含容之微陋于  
時微涼既成大火告去玄乙辭宇翔運南顧風淚淚而動柯露零  
零而隕樹月轉素而西頽漢迴波而東注厲清響曰干霄激悲聲  
曰迄曙嚶嚶咧咧□□翺翺俟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九十七御覽  
九百四十九

魏文  
類聚

理劉司空表

臣聞經國之體在于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于固慎開塞典刑不  
明則人情靡措開塞乏慎則逆節滋萌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  
可不正其枉直曰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  
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  
石石超授首于河南呂朗面縛于滎陽社稷克盪鑿與反旆奉迎  
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曰  
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

到官之日遺戶無幾荆棘茂于街里豺狼居于府舍既無句踐甲  
楯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痍  
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遭京都失守孝懷板蕩羣逆縱  
逸充斥王畿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曰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東  
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且可閉關守險  
畜資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曰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  
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于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  
履山川東西征討曰喪氣之眾當天下嚴敵蟻蝨生于甲冑燕雀  
巢于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勅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爲國之二驗  
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  
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屠各乘虛晉陽沮潰  
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  
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賊黨可已不喪乃猗盧敗亂晉人歸

奔琨于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曰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  
曰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于色假從澹議偷于苟存則晏  
然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薊也琨自曰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  
荷大任坐居三司是曰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  
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曰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  
期一時俱發又匹磾曰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  
于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曰其門室  
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隱則妻息可免  
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  
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問此私懷顧望  
畱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龜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  
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  
喪奪取其國又自曰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

是曰卷甲彘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曰取其國  
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  
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  
于人力自此之後上下竝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  
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  
一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  
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  
下不能效節于一方上不得歸誠于陛下辭旨慷慨動于左右聽  
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遺言城郢古人稱曰爲忠貞琨匪  
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匹磾旣害琨橫加誣  
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豈頑囚之思又無信布懼誅  
之情踣躡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  
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

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眾棄之不  
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  
制有功雖大不論正曰興替之根威在于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  
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  
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  
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曰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曰北幽并曰南醜類有  
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  
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曰長歎者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  
也兼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踊躍一隅無曰自展精  
卒勁騎不得致力曰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二賊未殄方難  
尙殷而使殊俗強國懷怨自相疑懼非國家靜難之遠術也伏惟

陛下曰啟聖之姿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曰經序萬國而珉  
受害悲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曰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  
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曰明功罪之分上足曰寤聖主  
之懷臣等祖考曰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  
越遐荒與珉周旋接事終始是曰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  
冒曰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晉書劉琨傳  
文類聚五十四

與司空劉琨書

故吏從事中郎盧湛死罪死罪湛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  
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蓮子愚殊甯  
生匠者時眄不免騃竇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  
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曰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  
曰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  
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

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  
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  
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立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  
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是  
曰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于盡  
意書有不得至于盡言邪不勝猥瀝謹貢詩一篇抑不足曰揄揚  
弘美亦曰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曰咳唾之音  
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于北里夜光報于魚目謚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謚死罪死罪

文選

尚書武彊侯盧府君誄

謚罪重五嶽毀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疚死亡  
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平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曰忍在草

士之中撰述平素之迹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啓  
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  
竇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東征西徂方協遐任言復皇興不見  
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凡在喪親猶思俱殞況我荼  
毒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遠窮思日纏撰述遺跡  
臨文煩冤蘇文類聚四十八案諸父志字子道  
欽弟挺之子封武強侯永嘉末轉尚書

### 太尉劉公誄

公侯之生固天攸擢高智蕭條英風卓犖勵操宏壯抗意崇邈雅  
用深奧明鑒朗出摘藻雲浮飛辯益溢驅其豺狼斬其藜藿建立  
市朝營置亭徵劉聰南比倚盧北接或曰恩變微我公侯方事焉  
捷委重于外弛禦于中制比鄧禹禮優竇融蘇文類聚  
四十六

### 祭法

香爐四時祠坐側皆置也

御覽七  
百三



冬祀用雉腊兔腊

書鈔一百四十五

春祠用大牒夏用醢脯

書鈔一百四十五又見御覽八

春夏秋祠皆用鮪血

書鈔一百四十五

四時之祠皆用苦酒

書鈔一百四十六

呂蒲平薦布緣朱韋夏日加呂笙緣

書鈔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四終

全晉文卷三十五

烏程嚴

應貞

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子。正始中，舉高第，歷武帝撫軍參軍。咸熙中，隨府遷相國參軍。晉受禪，遷給事中、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泰始五年卒，有集五卷。

臨丹賦

陟繇岡之迢遞，臨窈谷之濬遐。覽丹源之冽泉，眷縣流之清派。漱玄瀨而漾泚，順黃崖而蕩博。激重巖之絕根，拂崇丘之飛岑。然後陰乘洞出，邊滄旁開。倏熠高鶩，皓皓長懷。盤溢鬱沒，雲轉颿迴。屏側爲之飛隕，壁岸爲之陂隤。列已青林，蔭已綠枝。檉松蓊葇于其側，楊柳婀娜乎其下。則高溜承崖，懸泉屬嶺。別流分注，冰瑩玉靜。清波引鏡，形無遁影。

藝文類聚人

安石榴賦

並序

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旣成盛華實甚茂故爲之作賦

抱微露以鮮采承輕風而動葩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旁則有大厦崇屏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時移節變大火西旋月葩結秀朱實星縣膚折理阻爛若珠琳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兩條御覽九百七十

蒲桃賦

結繁子之彌落兮英龍總而彌房御覽九百七十二

釋左雜論

芍藥之羹爽口之食書鈔一百四十二

七華

千乘方轂萬騎龍羣書鈔十六

杖箴

高明執之戒在駟蕩

書鈔一百三十三

朱杖銘

并序

朱杖者其初蓋譙郡諸德聲之有也其木青豐而勁甚德聲爲杖之宜也

天作之杖于譙之株與榦特挺非柘非榆

書鈔一百三十三引三條

華覽

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御覽三百五十三

崇文大夫唱云陰陽運潛玄風扇厲鷹隼騰揚

書鈔一百五十四

革林

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奚氏本造後裔飾口膺以代步屏以從容輪

斬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越義惟禮是恭

御覽七百七十五

應琳

琳貞從父太康中爲博士

童子爲天子服議

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通典八十一魏晉故事皇子廬

應詹

詹字思遠貞弟秀之子初辟公府遷太子舍人趙王倫召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椽劉弘請爲鎮南長史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山簡爲鎮南假督五郡軍事元帝承制召爲建武將軍尋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尋拜後軍將軍出補吳國內史免劉隗請爲鎮北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明帝召爲都

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王敦平封觀陽縣侯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咸和六年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烈有集五卷

上表請興復農官

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自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百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竝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舉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自使之公私

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曰西事  
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目  
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曰據  
河洛之形勢近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  
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于金城曰平西零諸葛亮耕于涪濱規  
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

晉書食貨志又通典二大興  
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熊

表上

上疏陳便宜

文選江  
作表

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  
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  
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  
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曰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

虞矣。

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  
已來，賤經尚道。曰玄虛宏放，爲夷達。曰儒術清儉，爲鄙俗。望白署  
空，顯曰台衡之望。尋文謹案，曰曰蘭薰之器。已上四語從文選注補。永嘉之

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已長，育人材，納之  
軌物也。宜修辟雍，宗明教義。先合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  
則普天尙德，率土知方矣。晉書應詹傳又文選千寶晉記總論注引晉紀兩條

上疏讓封觀陽侯

臣聞開國承家，光啟土宇，唯合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  
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曰疏賤，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勳，乞  
迴謬恩，聽其所守。晉書應詹傳

爲江州臨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



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槽糝之俗猶在誠宜濯已滄浪之流漉已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已未精職理所已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州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已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已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已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已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已實事爲先後已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

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遊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已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

晉書應詹傳

啟呈杜弢書竝上言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驥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驥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案弢今書血誠亦

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曰：「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曰錄功也。」詹鶴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賞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舉。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曰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晉書杜弢傳

薦韋泓于元帝

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儋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闢胤，英彥臯藻，收春花于京楚，採秋實于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曰列

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

晉書應詹傳

疾篤與陶侃書

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繼繼，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閒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竝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

吾此誠

晉書應詹傳

應亨

亨，貞從孫，爲著作郎，累遷南中郎長史，有集二卷。

讓著作表

自司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世著作，不絕邦族，目爲美談。崔駰二世

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迹向歆著美亦各一世之

良史也

書鈔五十七引應亭集讓著作表  
又見初學記十二通典二十六

與州將巖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無遺蚌山無逸璞  
僕歸數日臥思始得一人陳國有袁瑋字惠瑛者才識可已經于  
治亂棲時可已勸礪後進亨具所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  
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徂覽二百  
六十三

又與州將巖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患  
政教之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碻討石厚之亂祁  
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  
厝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宏矣希矣明君之所已總天下賢  
臣之所已奉君上士庶之所已繫仰德化之所已美盛公正也可

不勉哉

御覽四百二十九

應翊像讚序

王莽居攝，已病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翌日私殺數十

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民莫不稱其仁。御覽三十五又八百四十

贈四王冠詩序

永平四年

案惠帝永平元年三月改元元康，此云四年必有誤

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竝冠

故貽之詩

初學記十四作後漢誤御覽五百四十

劉毅

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居平陽。齊王芳時，太守杜恕曰：爲功曹，本

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投傳去。高貴鄉公時，舉博士，文帝

辟爲相國掾，陳留王時，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

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諫議大夫，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

坐事免，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泰康初

遷尚書左僕射後曰光祿大夫致仕司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卒  
贈儀同三司有集二卷

諫賀龍見表

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沫流不禁卜藏其燧至  
周幽王禍覺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  
禮晉書劉毅傳又五行志下作昔龍豫夏延禍發周室龍見  
鄭門子產不賀又見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與今傳同

因天陰上言

必有阿黨之臣姦曰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晉書劉毅傳後陰  
氣解而復合毅上

言云云五行志中作上  
疏末句作而不赦也

上疏請罷中正除九品

臣聞立政者曰官才爲本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  
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  
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

而饗殄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攷察之法，授凡庸之木，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間姦，豈徒四族側陋，何望于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出于己，公無攷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訕訕，但爭品位，不問推讓，流俗之過，一至于此，竊爲聖朝恥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曰一概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曰當才爲清，品輩曰得實爲平，治亂安危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曰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名，成譽，所欲下者，吹毛求疵。前鄙後修者，則引古曰：病今古賢。今病者，則攷虛名，覆過質直者，罪曰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曰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曰已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曰貨賂自通，或曰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曰植後利。是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賢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識，咸所歸服。將曰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爲坐廢。若然，自仲尼之聖，曰上至于庖犧，莫不有過失，則皆可廢。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曰長諫搆之源。曰生乖爭之兆。曰非立都之本。曰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乃倣倣之所下。而復選曰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倣之所下。石公罪倣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與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仰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曰爲格。坐徇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自。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曰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曰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眾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正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上六親之行禮教庠序曰相率賢不肖于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曰獻天子司馬論其能曰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力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曰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

近求遠背本趨末位曰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之道五也凡所曰立品設狀者求人才曰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用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曰義斷恩既曰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干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曰九等爲例曰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曰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于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曰爲虛譽曰治風俗則狀無實行曰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曰得理萬機何曰得修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曰爲褒貶當時

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行勢。已驅動眾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已表勸。退者無惡。已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汗澗。天下之人。焉得不懈于德行。而銳于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于親親。猜生于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困于殷。有所損益。至于中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將曰。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已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已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已爲便也。

晉書劉毅傳又羣書治要三十引晉書又通典十四

又略見御覽一百六十五引劉毅集

奏劾劉肇

南郡太守劉肇曰布五十匹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

駁有司奏琅邪王倫事

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曰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曰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于一時法中如友所正晉書趙王倫傳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倫爵重屬親不可坐御表廷請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讓諍大夫劉毅駁

劉敞

敞字長升毅子素康初爲博士免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惠帝復阼爲左丞尋兼御史中丞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曰表理羊皇后忤河

聞王誕奔高密王略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又加光祿大夫後  
爲撫軍將軍遷尙書僕射拜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  
常侍領衛尉加特進後復爲司隸加侍中王彌陷洛爲彌使于  
青州至東阿爲石勒所殺

奏劾王渾

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  
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  
輿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酈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  
之體也旣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  
長史楊巨亭侯劉擘便辟善柔苟于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晉書  
傳司徒王渾王儉劉輿獄辭連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  
欲距劾自舉之與噉更相曲直渾怒便遷位還第噉乃奏渾曰云  
云

奏埋羊皇后

奉被手詔伏讀惶悚臣案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  
眾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眾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  
跣踵之心人想變與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饑不解處處  
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  
省百姓誼駭宜鎮之曰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諸金墉內外  
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  
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  
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  
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閒妄生變故臣忝司  
京輦觀察眾心實曰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啟聞願陛下  
更深與大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謫天下

晉書惠羊皇后傳河  
間王顯矯詔曰后風  
為姦人所立造尚書田淑  
殺顯奏賜后死詔書累至司  
隸校尉劉  
敞與尚書僕射荀爽河  
南尹周穉馳上奏曰云云  
劉敞傳作上表  
理后  
無罪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五終

全晉文卷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庾峻

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仕魏爲郡功曹，舉上計掾。州辟從事，高貴鄉公曰爲博士，遷祕書丞。陳留王時，拜侍御史，晉受禪，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進侍中，加諫議大夫。泰始九年卒，有集二卷。

上疏請易風俗興禮讓

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爲賢眾而多官，則妨化。呂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于丘園，高節出于眾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曰全名，最下就列位，惟

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曰抑貪汗，退讓足，曰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曰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曰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問。故閭閻曰公，乘侮其鄉人。郎中曰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暘斯否。任蕭曹曰：天下重四階于南山，曰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曰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曰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

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曰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曰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曰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曰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曰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曰器矣人主進人曰禮退人曰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

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  
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  
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  
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  
心進趨上宜引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已刑罰使莫若聽朝士  
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  
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晉書庾峻傳是時風俗趨

競禮讓陵  
遲峻上疏

### 祖德頌

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  
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  
不辟公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官監彼天眚我不干時縱德遺  
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之

永世攸同

勅文類聚二十

遣敕子珉

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

御覽五百五十四引王隱晉書

庾純

純字謀甫峻弟仕魏爲郡主簿辟大將軍曹爽府後參征南軍事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免尋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拜少府

上表自劾

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讓遂至荒越案禮八十月制誠曰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

自歸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烏烏之不若充位爲三公  
論道興化已教義責臣是也而呂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  
亂儀度臣得已凡木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  
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已訓臣謹自劾請臺免臣  
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士較身不謹伏須罪誅謹遣臣丞韓微  
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內侯印綬晉書庾純傳  
通典六十八

孫爲祖持重議

古者所曰重宗諸侯代爵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  
國士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  
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旁理昆弟敘親合族是已宗人男  
女長幼皆爲之服齊緦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  
次長攝家主祭嫡孫已長幼齒無復殊制也未聞今代爲宗子  
服齊緦者然則嫡孫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侯有爵

土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于大夫曰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攷之情禮俱亦有違案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通典八十八

庾儵

儵字女默峻從弟任魏末詳入晉爲尚書有集二卷

冰井賦

嘉陰陽之博施兮美天道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兮不易類曰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固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兮信協德而俱延于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兮流波結而成凌啟南塘之重隩兮將去熱曰藏冰山人是取縣人是承納幽宮之邃宇兮靜恬淡曰清激抱堅精之玄素兮發川靈而長凝于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攘患炎災是禦乃命有司啟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清暑格炎靈之恣曜兮摧盛陽之暴怒弭和春之淒風兮遏



溫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艱難今俾羣生之靈處及至股肱或虧卿  
士殞喪靈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厚德之兼愛  
今乃惠存目及亡爾乃攜我同類援我烝徒將涉寒蛟害氣是除  
攀靈艦而增舉爰自託于城隍仰瞻重構俯臨陰穴淒清驚冷盛  
發栗烈餘寒嚴悴淒若霜雪

蘇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接朱李于玄泉來甘瓜于清壽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八

大槐賦

并序

余去許都將歸洛京舍于嵩岳之下而植斯樹焉遂作賦曰

有殊世之奇樹生中岳之重阿承蒼昊之純氣吸后土之柔嘉若  
夫赤松王喬馮夷之倫逍遙茂蔭濯纓其濱望輕霞而增舉垂高  
陽之清塵若其含真抱樸曠世所希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  
茨潔昭儉曰驕奢成三王之懿資故能著英聲于來世超羣侶而  
垂暉仰瞻重幹俯察其陰遙葉橫被流枝蕭森下覆靈沼上蔽高

岑孤鶴徘徊寡雀悲吟清風時至惻愴傷心將騁軌曰輕運安久

雷而涕淫

魏文類聚  
八十八

安石櫺賦

並序

于時仲春垂澤華葉甚茂炎夏既戒忽乎零落是曰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思衰可無懼哉乃作斯賦

綠葉翠條紛乎蔥青丹華照爛眩眩熒熒遠而望之粲若摘纈被

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龍燭耀綠波

魏文類聚八十八  
六御覽九百七

庾敬

敬字子嵩峻次子爲陳留相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從事中郎後爲石勒所殺有集五卷

意賦

至理歸于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今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于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

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天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  
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道穢累兮。性  
茫蕩而無岸，縱驅于途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于朝  
生兮。億代促于始且，願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颻玄曠  
之域兮。深莫曠而靡玩兀，與自然並體兮。融液忽而四散。晉書庾  
敳傳

幽人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曰陳，貴賤攸位。榮  
辱相換，乾道尙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  
有腴，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畱，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  
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勢豈容違。人徒知所目進，而忘  
所目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駟，  
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  
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徽冕。漢文類聚三十六作  
庾凱當是寫刻誤

庚專

專字允臧純子爲博士泰康中呂諫遣齊王攸就國除名起爲  
散騎侍郎遷國子祭酒

上表諫遣齊王攸就國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呂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  
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呂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啟土宇  
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  
室視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  
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呂垂永制昔周之選建  
明德呂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蒞季爲司空及  
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  
輕也未聞古典呂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  
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宦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

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曰：爲賤妨貴，少陵長遠，聞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曰：爲賤妨貴，少陵長遠，聞親新閒舊，小加大，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尊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曰：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曰：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晉書庾粲傳：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初，粲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穆詩郭願素

秀傳珍等上表諫曰云

庾亮一

亮字元規，峻從孫，明穆皇后兄。元帝爲鎮東將軍，辟爲西曹掾。隨府轉丞相參軍，封都亭侯。及卽位，拜中書郎，領著作。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明帝卽位，召爲中書監。王敦內逼，加右衛將軍，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召功封永昌縣公。轉護軍將軍。成帝卽位，加給事中，徙中書令。蘇峻反，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峻平，出爲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尋代陶侃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武昌。徵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固辭不拜。尋卒。追贈太尉。諡曰文康。有集二十一卷。

讓中書監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曰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龍興乘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閒，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謏譖既集，上廼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感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曰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曰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曰前後二漢，咸曰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曰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曰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闇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鑿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曰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曰明公道今曰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曰此求治未之聞也曰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竇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曰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臣今地不可曰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曰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文選晉書  
庾亮傳



讓封永昌縣公表

觀聖賢之于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于古而聖朝可輕之于今邪譬猶迴太陽曰消湛露運滄海曰灌煉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魏文類聚五十一

薦翟陽郭翻表

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士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曰西伯標涓濱之伏而帝基曰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曰固仄陋無明駁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于槽櫪之下贊世之才委于籠畝之間若解其巾褐服曰纓冕必能奮贊皇極敷訓彝倫

魏文類聚

五十三

上疏乞骸骨

臣凡鄙小人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謫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預臣參侍陪藥

登遐願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曰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  
逃命實曰田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  
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  
曰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曰激節  
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曰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  
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  
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  
宗廟虛廢先后曰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  
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曰謝祖宗七廟之  
靈臣灰身滅族不足曰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  
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  
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  
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投草澤

思讐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呂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晉書庾亮傳

請放黜陶夏疏

弑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呂刑同體

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呂懲暴虐

晉書陶侃傳侃葬夏為世子送侃喪

還長沙夏弟班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班亮上疏

請留庾擇監秦州疏

擇御眾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擇

名號大不可呂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

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

晉書庾亮傳

進監秦州氏羌諸軍事遣牙門霍佐迎將上妻子佐擊三百餘

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擇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

謀開復中原疏

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眾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尙強竝佃  
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  
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  
練乘覺齊進已臨河洛大勢一舉眾知存亡開反善之路看逼脅  
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  
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  
參議已定經略

晉書庾亮傳

### 斬陶稱上疏

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  
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  
居江夏及將楊恭趙詔竝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  
水而死詔于獄自盡將軍郭閭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  
弟乃反縛懸頭于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

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奸謀未即發露臣曰侃勸勞王室是臣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臣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晉書陶侃傳

皇子出後告廟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

宋書禮志

四

武昌開置學官教

人情重交而輕賒

通典作忽財

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

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閉目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

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曰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吳起屈完所曰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饋饌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曰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于馳騫之時曰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畱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于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曰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

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

宋著

禮志一通  
典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敏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六終